

作品的持续影响·后续性



法国文学评论家朱利安·格拉克在《首字花饰》一书中,对作品的持久影响,使用了一个词:后续性。而我们惯用的形容词是:永恒、不朽。这样的词过于严重,有绝对化的性质。而“后续性”,词性中和,不否定变数,着眼于“影响”是个逐渐消逝的过程。永恒、不朽的界定,也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后续性”就中和、客观了。事实上,再经典的作品,对后来的影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譬如《红楼梦》,刘再复把它视为中国的“六经”之一,认为它不朽,但前不久有人搞“最读不下去的十部名著”的网络调查,《红楼梦》居于榜首。所以,我们不能停留在以往的经验认同,更不能一厢情愿。不过,因为“后续性”的说法,把作品的影响看作是自然而然的,便不去做主观干预,令其自生自灭。而“永恒、不朽”的观念一旦形成,人们就不能承受或不甘于作品的消亡,人们容不得坐视不管的态度,要人为地强化。具体的,就是对所谓的名著、经典,要不断地推介,不断地翻印,把旧文字当作新文本反复呈现在读者面前,提示、或者强迫你去阅读。这很有效,我们的许多名著的“后续性”影响,就是这样延续下来的。如果听任那些冷僻的经典放在故纸堆里、或图书馆的铁木框格之上,除了书蠹,除了灰尘,断不会有人的目光多情地垂向。这也是“文化传播学”存在的依据,有时候,重“传播”比重创作,对作品的“后续性”的形成,更有增益。从这一点出发,新媒体——网络、手机、电子阅读器等“传播”作用就越来越凸显出来。“不朽”的情结,到底是一种心结,“轻蔑”的态度,挡不住它们的道路,尽管“永恒”的样貌越来越可疑。

凸凹

假如你没有吃过菜薹

池莉

假如你没有吃过菜薹,无论你是谁,无论享有多么世界性的美食家称号,无论多少网友粉丝拥戴你为超级吃货,我都有一个好心的建议,先,赶紧,设法,吃吃菜薹。武汉有一种蔬菜,名叫菜薹。血统正宗菜薹,叫洪山菜薹。洪山是武汉一个区,在长江以南。武汉人一般懒得把行政区划说那么清楚,凡长江以南,就说武昌。凡长江以北,就说汉口。汉口人家卖菜薹,只要说是武昌的,价格就理直气壮高于非武昌的。行家一般也不会买错,品相就是不一样。肤色深紫且油亮的,薹芯致密且碧绿的,个头健壮且脆嫩的,香味浓郁且持久的,就是武昌的。武昌土壤呈弱酸性,黑色沙壤土。汉口土壤呈弱碱,黄色黏性土。菜薹性喜武昌土壤。当然作为蔬菜,菜薹相对还是有普适性,大江南北延及整个江汉平原,处处都有,也都还蛮好吃。不过品质最好的,当数洪山菜薹。洪山菜薹就像一武林高手,身手一亮,立见分晓,出类拔萃,鹤立鸡群。就像所有大人物大明星一样,只要你身居某个阶层顶端,就会有种种神奇传说围绕你。洪山菜薹的传说太多了。除了当代商业粗制滥造了许多矫揉造作的故事之外,民间流传千年的版本,可谓洪山宝通寺塔影之中的菜薹,才是之最。这个传说的确比其他版本更有合理性:菜薹最爱爱干净的蔬菜,寺庙乃俗世最洁净的

净土,在寺庙的庇护下,菜薹远离尘嚣与践踏,自然达到最高境界。菜薹是毅然决然地与众不同的:它只生长在最寒冷季节,纵是千娇百媚的蔬菜,倒是傲雪凌霜的风姿。它不选择叶子作为菜,它选择质感最佳营养含量最高的茎,有效避免了叶类蔬菜的单薄、粗纤维太多、草酸含量偏高的缺点。它也并不走茎块路线,把自己埋在地下泥土下面,而是酷爱阳光、寒风和雪霜。寒露是万物凋零之始,却是菜薹拔节之时。不要搞错,菜薹不是菜苔。不是那些为结菜籽而抽出的细苔。如果冬至有幸落一场大雪,你会看到那脸盆大一兜兜菜,菜心无比宽阔,怀抱无数刷刷冒头的菜薹,只消一夜,那根根菜薹已然茁壮挺立,娇嫩紫色粗茎,鹅黄色簇状小花,七八根就是一盘菜。这不,今天刚采摘过的,明天又是蓬勃冒出新一茬。菜薹伤刀,亲人,说的是它不喜金属,喜人手料理。菜薹又是典型的时鲜,随采随吃最妙。它冷藏花颜失色,冰冻即坏,隔天就老,它是如此敏感与高冷,如此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却也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食客,你



冷眼热心

俞天白

直面生命终结的那一刻

——行走“天地之中”之四

俞天白

仿佛是造化 的刻意安排,人生过程,就是从三尺红尘逐步走进天地中心的过程。老人都怀 旧。回忆、品味,自豪或追悔,内容因人而异,但有一点基本一致:对于童真的怀念。或许我体质较好,或许忙于写作,年近耄耋,却一直关注现实,无论如何想不到一场清算式的追悔,却在了一场大病中出现了,把童真的怀念荡漾得一千二净。那是第一次做介入治疗以后。介入治疗虽属微创手术,加上中山医院任正刚教授高超的技术,但术后的反应还是不小,发烧、恶心,还有潜伏的疾病都趁机发作了,其中持续最久的是高烧。这是治疗的需要,以便杀死癌细胞。第一次做,反应尤其强烈,特别是开始几天,一度达到摄氏39度甚至接近摄氏40度!

叫他赔,赔,快赔…… 不敢脱身的 恐惧,也脱不了 身的倒楣,窘迫 得乌云般向我压 下来。在这狭窄的、人流密 集的小街上,我不顾小商 贩紧挨着边沿走,的确说 不清是人群挤了我,还是 自己不经心!口袋里刚卖了 红糖的那几元钱,突然 鼓动着我的自尊心,说: 赔!赔就赔嘛!不就是几只 鸡蛋吗?数一数,碎了多少 个……算了,都给我!女人 说,当然都给你!我这才想 到怎么拿,愣了愣说,你跟 我到我家,把它 装进碗里…… 我不管她同意与 否,扶起小篮子,把 蛋在脚畔的碎鸡蛋 都捡进去,然后提起来,等 她响应。这才发现她腰如 弓,收拾身边布袋的行动, 颤巍巍的。开头,我放慢脚 步,不时回头,怕她跟不上。来到一排肉摊前,又有一 群汉子在吵嚷,见一个 转身从肉案上抓起了刀, 人群哗地往我身边退避过 来,我本能地往右侧一闪, 顺势往人流稀少的角落远 避,站定后回头一瞧,只见 乱糟糟的一片!一个念头突 然指挥了我,放开脚步往陈 老师家急奔,到了转角口, 看到一只垃圾桶才站定,将 鸡蛋篮子丢了进去,顺手 抓出一团破布,擦去沾在

鞋子上鸡蛋残迹…… 此后,这件事曾经数 次在我眼前重现,但都自 自我开脱打开发了:我是 被簇拥的人群推过去的, 在当时那种混乱的局面 中,无助的她,无非做出在 场所有的人都会做出的反 应,揪住一个算一个。我可 赔,也可不赔,即便赔,也 不该是全部……那情景便 在这样开脱中,渐去渐远, 终于淹没在生活烟尘的深 处。被重病折磨得直面死 神的此时此刻,单薄的衣 衫,蒲鞋上露出的树根般 的脚趾,弓着腰,颤巍巍行 走的形象和她的惨叫,都 不请自来,引出了我可怕 的想象:小珍子,她的女儿 还是孙女,需要家里这一 笔鸡蛋钱治病呢,还是交 学费?我的行为使陷于重 症的女孩子于死地,还是剥 夺了她入学的机会?…… 我没有勇气想下去,我只 想向这位大娘赎罪,告诉 她,我不该趁机逃跑了,但 我不是故意的,今天,我愿 意尽我一切来补偿,不为 别的,只为了让我在临终 这一刻,有资格告诉你,告 诉世人,在天地之中,我 是一个大写的人!请告诉 我,同年娘!你在哪里 ?啊?…… 同年娘,是义乌农民 对年长女人的尊称,相当 于北方的“大娘”“大婶” “大妈”。在回归元知的这 一刻,我却用土得掉渣的 土话呼喊出来了。政治艺 术的最高境界,是人性与 制度的统一。我曾为在各 次政治运动中未伤害他人 自慰,但终于发现,只是没 有提供我去伤害别人的客 观条件而已,如果我一旦 面临伤害者、甚至危及生 命和一家生存权利的困 局,必须以凶残的手段去 害人才能自救的话,我不 仅会利用大娘的老老实和

时听到了女人的一声尖 叫:你不长眼睛呀?啊?你 踏烂我的鸡蛋啦!……我 定神一看,闯祸了,小篮子 倒了,我左脚鞋帮上沾着 许多蛋白蛋黄和碎蛋壳! 我急忙抽脚,人群却在我 的身边躲避瘟疫般地退开 了。我的胳膊被揪得越发 紧了,女人的嚎叫和诉说 也更响更凄惨了:天哪, 我抠鸡屁股抠了几个月 啦!……我的小珍 子怎么办呀?…… 我全身冒汗,只想 辩白,我是被挤的, 而且希望身边有人 后却响起一阵像抓住小偷 般的呼叫:踩成了这样,还 不赔?……我的委屈顿时 变为愤怒,打算当众诉之 以理,但双眼一落到这个 女人身上,舌头便失灵了! 她身枯瘦,脸焦黄,一身干 补万衲的土布薄衫,手背、 指头上都是冻裂的血口 子,蒲鞋脚上露出了树根 般的脚趾!



冷眼热心

俞天白



扇面 张遂骏 书法

整理着上一年自己 路过种种,平顺过渡到 新年。时间在年月日的 分割中显得干脆和明 快,有了新旧区别,人在 旧年岁月看见曾傻气并欢喜展开的笑,在新年片刻灿烂祝愿。原来那些真切 的因窘尴尬与悲伤,不 灭哀也不延续。流年里惶惶,一切喧嚣的终将被淡忘。新年光照,好似呼吸着新天新地,眼 望昨日若久远而今日如初,摆在面前 又是宽敞的许多天。当我从午后遍房 间的日光中醒来,恍若一生都在此了。 然后起身,梳头洗脸,穿衣穿鞋。

新年

黄惠子

业兴旺昌盛。正是由于有了当 年的繁荣兴盛,历经千年风霜 雨雪的诺邓才能沉淀下这众多 的历史文物古迹。 盐业的富庶让诺邓在陡峭 的坡地上长出了众多别致的居 所,而且将各自的繁华刻印在 建筑的记忆中,三坊一照壁、四 合五天井、四合院……更让人 惊异的是,建筑布局是在立锥 之地上展现出富裕的巧妙,四 合院呈现台阶式错落。所有的 土墙、石壁、木雕在炽热的阳光 下流泻出苍黄,一如盐业财富 的夕阳。

诺邓。这个名字一直在心 里激荡着,很想去看看这个经 几千年流传下来,因盐腌制的美 味火腿而出名的古镇。《舌尖上 的中国》让诺邓火腿一夜之间 风靡全国。诺邓火腿之所以别 具风味,是得益于“大自然的馈 赠”——盐。“诺邓”这个名字, 据说从唐朝一直沿用到现在, 时光已经在这里沉淀。根据当 地传说,盐卤最初的发现者就 是姓氏为诺和邓的牧民,也有 学者认为,诺邓(lao de)是白 语,意思是“虎儿”,是远古时期 对虎的图腾崇拜,也是民族的名 称。 诺邓是一颗埋藏在深山的 有历史价值的明珠。当我们风 尘仆仆地站在诺邓时,看着这 个依山而居的小镇,这颗激荡

可以触摸的时光

曹志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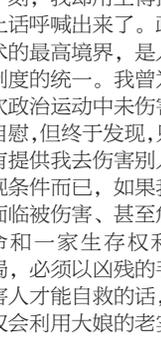
我们顺着印烙着深深马蹄 痕的石台阶拾级而上,见到了 当年由朝廷钦命、威镇一方的 五井提举司留下的衙门(旧址)。 山顶的文庙武庙里,如今只剩 下木构框架,武庙成了小学生 们做饭的厨房,诺邓曾 经的人杰地灵又回到了 山村文化的沙漠。与 拆掉的文庙相比,玉皇 阁依旧完整,登上楼 阁,迎面相对的是对面山顶的 寺庙。 穿行在诺邓村,静得出奇, 坐在门槛打盹的老人都懒得理 会你的存在。在石阶上偶尔遇 见的村民,见我们气喘吁吁往 上爬时,脸上的表情没有一丁 点讶异,也不开口问我们从哪 里来。他们只会木然地从我们



冷眼热心

俞天白

动困难一样,去抓人之短, 而且会疯狂得远离人性而 变成野兽的。 庆幸科学的进步,感 谢中山医院任正刚、吴志 全、王艳红等教授和众多 医护人员的尽心尽力,很 快制伏了我的病魔;我同 样要感谢这次沉痛,帮我 进一步认识了自我,认识 了社会制约的重要,教我 明白,生命终结的那一刻, 谁都逃不过这样一声叩 问:在天地之中,你能否对 得起人这个称号?



不忘初心 季溢篆刻

也许,对于诺邓村 民来说,我们的到来一如穿过 村子的风,在他们的生活里不 会留下任何一点涟漪,在他们 过往的生活里我们终究是不存 在的。 触摸着斑驳的土墙,时间 仿佛在这里是静止的。风的低 回穿过时空隧道,激荡着空寂 的村落。枝繁叶茂的大叶树, 安静地立在树头,见证着诺邓 村的古往今来,也见证了诺邓 荣与衰。繁华过后,一切终归 是要平静下来的,也许只有这平 静下来的诺邓,才是她该有的 纯朴。 两次到普 林斯顿小镇拜 谒纳什,明请 看本栏。



夜光杯